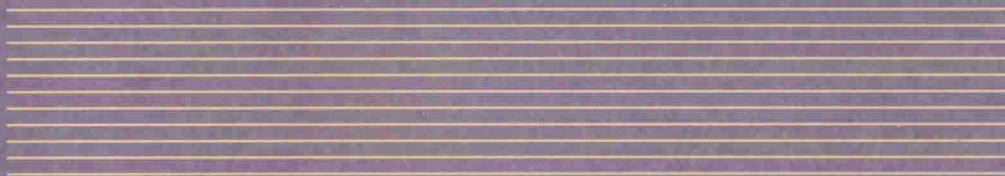


Yishi Yu Shehui Jiequn

仪式与社会结群

——以S村丧葬仪式为例

董敬畏◎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Yishi Yu Shehui Jiequn

仪式与社会结群

——以S村丧葬仪式为例

董敬畏◎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仪式与社会结群：以 S 村丧葬仪式为例 / 董敬畏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4

ISBN 978-7-5100-7715-9

I . ① 仪… II . ① 董… III . ① 葬礼—研究—中国
IV . ① K8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097 号



仪式与社会结群——以 S 村丧葬仪式为例

策划编辑 刘婕妤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715-9/C · 003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没有哪一个社会会像中国这样引起这么多的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且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特点与性质的表述也经常会出现针锋相对的说法。比如像共同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不但存在强有力的共同体，而且还一级套一级，一级支配一级，从最小的家庭直到庞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个体则长期受到这类共同体的压制（其中妇女还多了一项男性共同体的压制）。我们知道，这类理论在很大程度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基础，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必须摧毁这些落后、腐朽的共同体、从而使个体从共同体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当然，近些年来，由于革命并不尽如人意，这一类观点中对共同体的评估也开始有一个相反方向，即认为中国传统的共同体不仅能够稳定地生产与供给中国社会的公共性，而且从清末民初甚至明末清初开始就已有向现代社团的转型，中国革命反而中断了这一进程，从而也导致了中国目前不尴不尬、邯郸学步境地的出现。另一方面，近年来，一批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

学者，也开始努力关注与讨论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原子化”的问题，虽然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在当代，且多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与目前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入侵有关，但这一观点其实也由来已久，如梁启超、孙中山就认为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没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国民性改造以及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有效率的共同体来组织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这一点也得到部分日本学者的赞同，认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不存在有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共同体，似乎这类观点也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理论依据。

与此相关的是有关个体主义在中国的研究。阎云翔教授通过他的民族志向我们展示了“个体”在中国新时代的崛起，这一工作背后隐含的前提是中国传统中个体或个体个性的湮灭，或者说是传统社会对个体的完全压制。但问题在于，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曾提出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费孝通老先生同时指出，导致“差序格局”这一社会结构背后的中国人的人观是中国人的“自我主义”，而这一概念，按照目前字面上的理解，与“自我中心主义”甚至“利己主义”差不多是同一含义，按照这样的理解，“自我主义”与阎云翔所说的“自私的个体”似乎也并没有太多的差别，这也给人带来了疑惑：“自私的个体”到底是移植于西方但在中国跑偏了的“个体主义”？还是中国人固有的“自我主义”的延续与翻版？

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导致这些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现有的概念很难概括中国的现状，目前的种种争议可能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差异，而需要有更高层面上的综合。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在与世界学术界隔绝了三十多年后，要赶上这段距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也许目前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将这些概念先放下，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

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中国经验以及与国际学术界良好的沟通能力后，我们就对中国乃至在此基础上世界、人类有普遍性的理解。导致争议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幅员辽阔，既有地域上的多样性，也有族群上的多样性，或许在这种多样性之上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性的存在，但显然需要我们从各区域与各族群开始，积累基本的民族志，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比较概括和总结，从而告诉我们上述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因此，董敬畏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董敬畏选择他的家乡陕西西安附近作为其调研的田野点。我们知道这一地区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从大秦帝国到盛唐时代，中国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时期都是以这片区域为中心而展开的。可以料想，每个村落都随着时代上演了很多悲喜剧，董敬畏回到他的家乡，虽然已很难恢复他的祖先们已远去的历史（当然，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但他可以观察这些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们如何在组织他们的当代生活，他们如何创造本土的社会范畴，如何构建一个彼此依赖的社会，个别的社会人如何被纳入到社群生活之中又如何具有能动性……这样的地方经验显然也会进一步充实我们对中国的个体、共同体等问题的理解。

董敬畏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者，这本书也是他的一个起步。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田野材料不够丰满，分析会显得稚嫩，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优点是坚持、投入且对学术充满热情，我想只要有了这份坚持与进取，他的学术也会和中国学术共同成长，并最终汇入到整个世界知识生产的洪流中。

张江华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

摘 要

在海内外有关中国社会的相关研究中，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民众的结群方式长久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这种对基层社会组织方式与民众结群方式的特殊关注体现出学者们对于复杂文明（与人类学的部落社会和简单文明相对）的中国社会如何组织、社会秩序如何形成、社会的公共性如何获得、人们的共识如何产生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答案寻求。中国由不同的地理区域组成，各个地理区域的生态环境、居住样态、生计模式、人文历史积淀又各不相同。这些各不相同的因素共同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各个地域社会复杂的组织方式和民众结群方式。中国各区域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民众结群样式，以及个人与社群之间如何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区域性文化特色、社会秩序与区域公共性，再推而广之，形成更大范围的整体中国的文化格局、社会秩序和多元一体式的社会公共性，这是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关心的论题。

作品承继涂尔干有关宗教、仪式与社会研究的传统，综合考察社会学及人类学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公共性如何形成的理论脉络，

以近年来社会及人类学讨论较多的“社会人”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陕西关中地区村落社会的人群结合方式进行探讨。陕西关中地区无论作为一个地域区域还是一个文化区位，在中国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既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能够提供解读农耕文化的符码，同时它又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人群结合的典型模本。因此，考察与分析这样一个既具有独特地域优势，又具有独特人文优势的区域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人群结合方式，将使我们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国几千年社会秩序的形成脉络、社会公共性形成的逻辑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秩序的生成、公共性的生发、共识的凝聚将极具借鉴意义。

著者在关中农耕文明这样一个极具同质性的区域社会，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一个村落的丧葬礼仪过程考察人群结合、社会秩序形成、公共性及共识达成等论题。著者首先描述了当地社会的社群结构以及这种结构与环境、村落历史、仪式之间的关系。著者接着描述了村落的丧葬仪式以及仪式中人们如何通过礼物与劳务的分享与互换塑造了社会人，从而形成人群联结和社会秩序，村落的公共性及共识也在这种场域中得以酝酿、产生和形成。著者最后展现了受到现代性影响之后的村落社会内部个体对这种结群方式和社会秩序形成模式的越轨和反抗。

作品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S村丧葬仪式的考察，讨论村落社会中的人们是如何利用仪式这一媒介来完成个体与社群之间的联结的。通过仪式中的礼物与劳务的分享和交换，当地村落社会中的个体、家户、各社群单位之间彼此拥有、相互包含，从而不断再生产村落社会。当然，村落的仪式包括很多种，村落民众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多个场景转换中完成这样一种结群和村落秩序的再生产的。作品单独选取丧葬仪式就像做一个剖面研究，而这种剖面研究也是社会学及人类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著者同时也注意到，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个体的能动性也在村落社会人群结合及秩序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来。这种个体的能动性展现，既有学者认为是个体从束缚个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有学者认为是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农耕社会的构成细胞——村落社会——的未来走向，仍然是值得学界所有学者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人群结合 公共性 丧葬仪式 社会人 能动性

ABSTRACT

Scholar has focused on people's link on research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writings which study Chinese society by autho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pecial focus for people's link is the embodiment that scholars seek the key which how social order to come into being and how social publicity to form and how common sense to give birth to in complex civilization. China is composed of all kinds of geographic areas and the geographic areas take on diversity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ce and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historical-humanism tradition. These factors together shape complex people grouping mode of different parts in China. People's link of all kinds of area districts and how individual to bind community so as to form district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publicity, by an extension of this logic, form Chinese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publicity in more areas and at a higher lever. These topic has been concerned by a lot of scholars.

This works follow Emile Durkheim's and France social school's research tradition which has concerned about religion, ritual and society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how logical theory of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publicity to form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use the concept of social person which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has focused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analyze people's link in village society of Guanzhong area Shaanxi. No matter what geographic area and cultural area, Guanzhong area possesses distinctive historical statu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Doth it is birth 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 offers typical sample which analyses Chinese society people grouping. Analyzing district area people grouping which both distinctive geographic predominance and unique humanism predominance will both make us deeply comprehend logic of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publicity, and draw lessons form it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publicity and common sense.

Author adopts analyzing a typical case in homogeneity Guanzhong area society through funeral rite in the village and analyzes the topic of people grouping and social order and common sense. In the first place, author describes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nvironment, village history, ritual, social organization. Secondly, author describes funeral ritual in the village and people shape social person through share of gift and labor, consequently come into being people's link and social order and village publicity and common sense. Last but not least, author exhibit individual who is impacted by modern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resists the mode of people grouping in the village.

The works discuss how people of village society to reach link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making use of ritual media by investigating S village funeral ritual in Guanzhong area Shaanxi. By share and exchange of gift and labor in ritual,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hold each other and contain each other in local village, accordingly, village society has been regenerated constantly. Of course, village ritual have all kinds, people in village reach grouping and social order reproduction in transforming these scenes and ritual in daily life. The works select funeral ritual to intercept section which methods is in common use b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field work, author at the same time also takes notice which subjective activity of individual who is impacted by modernity and commercialization exhibits.

The subjective activity of individual both scholar thinks individual liberation from shackle and scholar consider society eclipse and disjoint. In great changes era, village society which constitutes foundation and cells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walks up where still deserve all scholars concern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eople grouping social publicity funeral ritual social person subjective activity

目 录

导 言 研究的缘起 001

第一章 中国人群结合方式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007

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反思 007

一、大陆的仪式研究 009

二、大陆的社会结群研究 016

三、海外的仪式研究 023

四、海外的社会结群研究 025

第二节 问题提出 028

第二章 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 033

第一节 社会人概念的形成和本书的界定 033

第二节 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 042

第三章 走进田野地点 S 村 046

第一节 S 村的环境与生计 046

第二节 村落起源和历史沿革 056

第三节 村落组织架构 062

一、S村的系谱 062

二、婚姻制度 063

三、社群组织 066

第四节 仪式、地理空间与社群组织 069

第四章 S村丧葬仪式过程和社会人 073

第一节 选取丧葬仪式的意义 073

第二节 S村的丧葬仪式过程 078

一、第一天：仪式初起 078

二、第二天：仪式中段 083

三、第三天：仪式高潮 088

第三节 仪式与社会人的塑造 094

一、仪式过程对社会人的塑造 095

二、仪式中的交换对社会人的塑造 101

第四节 交换、分享与社会结群 106

第五章 突破与规治 111

第一节 个体突破及村落规治 111

一、个案一 112

二、个案二 115

三、个案三 118

四、个案四：现代性的影响 120

第二节 村落规制的意义 124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130

第一节 社会人的实践 130

第二节 社会人与地方社会 135

第三节 社会人与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141

第四节 社会人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145

参考文献 148

附 录 S 村丧葬过程中礼物与劳务分享图片 154

导 言

研究的缘起

1997年著者进入大学初次接触到社会学时，就觉得这门学科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当时并没有把它看成学科而看成东西，原因在于当时并没有察觉自己以后会走上学术这条道路，因而把它看得很神圣。当时只是单纯觉得有意思，比如社会学中各个流派对于人类社会发道路和规律的探求，让著者去反思一些东西，出于这个目的，著者兴致勃勃地找社会学的书籍疯狂去看。而到真正决定跨入学术研究的门槛时，蓦然回首，著者才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产生兴趣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它以人及其活动的产物——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社会及社会中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涉及很多哲学层面的思考；二是它既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中观层面研究，更有微观场面研究，研究比较全面；三是它的研究方法既有使用数学工具的，也有利用座谈会等定性方法的。当然，刚接触时肯定不会有这么明确的认识，只是觉得它比较适合著者。直到著者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张江华老师学习社会学及人类学时，前述三个层面的思想才逐步明确起来。

张江华老师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人类学，田野经验主要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也是社会人类学的学术主流，即以边缘反省中心，进而形成文化相对论的自觉认识，亦即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当著者作为张江华老师的弟子跟着他开始学习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时，著者就在设想著者以后会从哪一主题入手进行自己的研究。张老师曾经问过著者对哪方面感兴趣，著者因为接触过一些有关家庭方面的社会学文章，因此，随口就说对家庭这一主题感兴趣，并且希望能跟着张老师去广西做壮族家庭的研究。张老师告诉著者家庭到底如何定义，在社会学及人类学中依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张老师的一番话让著者这个初生牛犊初步有了怕虎的感觉。当时著者想，一定得认真学习理论，不要再闹出这种笑话。

在硕士研究生开题之时，著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以往学术的研究脉络，给自己设定了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话题。选择这个方向，原因在于著者本身来自农村，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跨入研究生这个层次，这种社会流动的跨度不可谓不大。而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著者的许多有天赋的同学和朋友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到这一步，因此，这个话题激起了著者的思考。然而，对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社会流动的话题有多种切入方式，究竟应该如何切入，著者一时没有想好，一直想不出合适的切入视角，但是著者喜欢这个话题是明确无疑的。带着这种兴趣，同时也带着对于父母及亲朋好友命运的见证与思考，著者于2005年的暑假回家乡做这方面的田野工作。回到家乡做田野是基于以下考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需要能够进入情境。这种进入情境并非著者们经常所讲的走马观花式的调研，而是沉下心来，呆在某个村庄一段时间，仔细观察村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仔细加以记录，以下马观花的方式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进入情境的标准要求很高，著者考虑到语言和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主动放弃了去广西壮族自治区